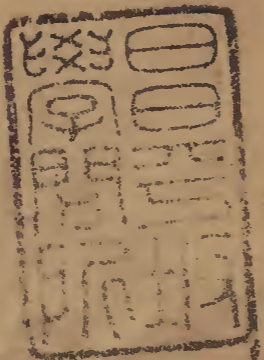


四書釋論語 卷六



漢書門類	八	六	二	四
函號	二	四	五	六
架冊	二	四	五	六

漢書	八	六	二	四
函號	二	四	五	六
架冊	二	四	五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6
冊數	24 ( 10 )
函號	277 171





四書釋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第一

沈虹舟曰。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憑空惡得有文質。文質者。麗於禮樂。而後見身心之服習。朝廟之文章一也。語類此禮樂也不止是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題鏡先進指用禮樂者言。於字卽下節用字。愚按不必遠溯周初。只就夫子所及見者言。松陽講義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偽。及至風俗日敝。卽猶是禮樂。而周旋褻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語類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古樂不可見。只如今人彈琴如誠實底。

淺草文庫



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煩碎耳輯語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已隱含是非意在松陽講義音固未嘗朴也以今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條辨時人崇尚虛文只有煩文縛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且謂之有學問矣題鏡君子也猶云衣冠士類夫子述此語口中不便極詆須就先進轉移為後進處實發出所以轉移之故來見禮樂不能做主極感慨亦極含蓄沈虹舟曰一代之人物豈有參差而日下之江河遂殊風尚松陽講義其始不過浮薄之輩聞此風氣漸而謹厚者亦復為之矣其始不過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者亦共和之矣非但立不住亦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嫌識不破者胸中先有俗腹自

中囿於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語類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得須有箇轉變通理滙參如字承上作轉就當下現成用者而言夫子固無時無處不用禮樂也沈虹舟曰中和陶淑密其功參稽考訂任其責從郁郁之文者從彬彬之先進而已矣愚按從先進從人言轉落大抵損過之意多饒雙峰曰聖人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為崇質於道理為適中愚按崇質就中原非兩層然註不曰崇質而曰損過以就中見聖賢說話不留一點滲漏若但拈質字在一時為合宜久後便成病痛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二

題鏡師弟追隨之樂得之於患難而不能得之於平時不但有隱顯之殊抑且有存亡之異惡能忘情耶須傳出惜別念舊無限深情且一二睽違猶悲寥落况皆不及門感慨尤在皆字又曰記者從一皆字撮出與難者



之姓名以見其人之可思。須切定與難意說。或問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必以德行為先。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沈虹舟曰。蘊之為德。著之為行。又曰。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對事業而言。則德行皆其蘊。就一身而言。德又為行之蘊也。語類得之於心。而見之行事。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顏子之德行。可以兼脩三者。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沈虹舟曰。言語者德之華也。政事者德之施也。文學者亦德之所資以為蓄者也。本大則其末亦大。而末必統於其本。故列之為德行。其有不兼者。亦不害其為醇德之儒也。愚按孟子以善言德行。推冉牛閔子顏淵。而仲弓亦以臨民之言見。然於孔子大抵有德有言。四子之所同也。若顏子克己復禮。既備天德。問及為邦。又脩王道。用之則行政事。固不待言。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政事亦足

稱也。子騫伯牛未有聞焉。博文約禮兼文學者。顏子一人而已。或問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愚按宰我據其言語則居子貢之上。而晝寢見責。短喪不仁。若子貢之學。後來所進。高掩諸賢。幾與顏曾將矣。或問政事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愚按冉有以藝稱。其政事似優於季路。然末路為季氏聚斂。若子路光明正大。堪為國家任大事。豈不高出冉有遠甚。或問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語類子游子夏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峰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明。又欠細密功夫。程子曰。游夏所謂文學。非兼筆學為詞章者。紹聞編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不以德行為本。沈虹舟曰。其不入於權謀術數之為詞章。訓詁之學。賴聖人之陶冶其德而成其材。故言語政事文學之六君子者。未嘗無德。非其德之盛。則見為言語政事文學之長而已。說約記此十人。并目其所長。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有絃歌之樂。居安切思慕之情也。



題鏡昔之患難唯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愚按正希於十人抱定從陳蔡極言其臨難不懼富貴功名不入於其心不止言情正是諸子精神成就四科處然則今日追思亦念彼時教學相長之樂而慨然歎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第三

沈虹舟曰喜之極而以憾出之此聖人語妙語類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傳習錄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底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愚按當助時亦自見助之妙顏子無是也紹聞編顏子所以未及聖人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通顏子於聖人只爭毫釐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轉所以言而無所不悅題鏡非助我即在無不悅看出沈虹舟曰其辭若憾統兩句以為辭也其意實喜亦合兩句以為意也將上句兜包下句故憾亦是喜將上句坐實上句故喜亦帶憾

孝哉閔子騫章第四

滙參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吳氏以為集語者之悞良然近有以孝哉閔子騫句屬人言而夫子述之者義亦可通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輯語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又曰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固不得據以論閔子之孝然此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不慈者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滙參註取胡氏說以其文義渾而該處變意不必明言亦未嘗不包括裏許沈虹舟曰人無言即其父母昆弟之言是到得情真意滿千萬人一齊下淚同聲喝采



南容三復白圭章第五

滙參抑詩中如慎爾出話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句尤為警絕。蓋以白圭與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而且曰圭玷尚可磨。言玷不可為。則其慄慄危懼之心。視白圭尤加慎焉。語類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滙參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謹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南容惟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題鏡妻之止。是取其賢。不必用刑。妻子等詩。

季康子問弟子章第六

顏子沒後。夫子念之不置。一為哀公言之。曰不遷怒。不貳過。念其克己之功也。一為門人言之。曰見其進。未見其止。念其進學之勇也。此則因好學之問而復念及之。極致其痛惜之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第七

沈虹舟曰。因子所以對康子者。隨詳志顏淵之死。條辨顏路請子為之椁。則其無財可知。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可知。固是溺於情。亦以淵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下文夫子以才不才言之。張南軒曰。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題鏡鯉也。云云。只說處鯉。而所以處回在言外。下二句推出不可徒行之故。仍歸重葬可無椁上。語類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張南軒曰。夫子視淵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語類問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紹聞編若有他財。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為椁。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副其意為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章第八

文王沒而文在孔子。則文王不沒矣。孔子自顧後繼者。獨顏淵爲與於斯。文陳新安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顏子在。則道有傳。夫子他日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夫子今日未亡而已亡。故曰天喪子。愚按。時曾子以魯鈍。稱子貢亦屢啟而未悟。重言天喪子。有四顧茫茫。後此安屬之悲。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第九

夫子平日未嘗不以禮節情。茲乃不覺其慟。慟之至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不欲其過傷。覺之令其節哀也。愚按。有慟乎。蓋夫子真有不自覺者。條辨。非夫人之爲慟。句。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陳新安曰。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發而中節。滌蔡胡氏以爲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同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第十

當時弟子三千。無皆從孔子之理。蓋各有所稟承。其益者孔子乃進而教之。如子禽則從子貢。子羔則從子路。皆孔子門人也。此門人蓋稟承顏淵者。厚葬與爲椁。又不同。爲椁猶可。厚葬必不可。故夫子止之。陳潛室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兩言最盡。四書通無臣而爲有臣。非禮也。豈所以葬孔子。家貧厚葬非禮也。豈所以葬顏子。愚按。門人聞夫子之言。宜無不可止者。想顏路因門人有厚葬之議。不釋於懷。門人徇其情而卒爲之。或問不得視猶子。乃歎恨之辭。愚按。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使回賁恨於地下。愛顏子而責門人也。至矣。沈虹舟曰。喪子之痛。夫人之慟。情孰加焉。而賣車買椁。則斲之門人。厚葬則責之傷於義。而愆於禮。聖人不爲也。曾子易簣。其原蓋出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章十一

呂東萊曰。子路若能事人。則必無鬼神之問。子路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



不知者鬼神而已。觀其問鬼神，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語類：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人須是誠敬，事鬼神亦要如此。事人如神，以心言。又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饒雙峰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呂東萊曰：子路果知生知死，以理言，人受天地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又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愚按：子路好強，其所不知，以為知，故告之曰：未知生焉知死，若不格物致知，以知生之理，便不知所以處死。呂東萊曰：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宋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

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此非泛論人鬼死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方。

閔子侍側章第十二

聖人惟是道德根於心而生於色。諸子涵濡於聖人之久，各有所得，則各有所發見。但其間亦自有深淺不同，兼之氣稟不同，故見於氣象者各異。語類：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閭閻氣象。閭閻是深沉底，或問：閭閻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語類：閔子純粹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又曰：行行是發露得粗，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侃侃便有盡發見在乎外底氣象。又曰：四子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題鏡樂字，就夫子一堂相契氣象，意態上見。愚按：就四子之所造，歛之而皆有可以任重之器，推之而皆為可以致遠之材。夫子嘗言吾未見剛者，由四子而進之，至於無慾焉，知



不遂成剛德之詣。又言莫我知也。夫使四子而勉之下學上達焉。知不竟成。知我之契。克已復禮。請事斯語。獨有顏子一人。四子而不懈也。爲人由已。誰不可與。顏子爲匹用行舍藏。惟我與爾。亦獨許顏子一人。四子而能進也。幾於無我。不當令顏子獨賢。有朋自遠方來。夫子之所樂也。今以一室而羅四海所罕有不待望之遠方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又君子之所樂也。今以一日而聚千古所罕遇。不必俟之異日矣。夫子顧之樂可知也。沈虹舟曰。若有一語贊及四子。而窺見樂之之意。則淺矣。妙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於樂時。致規勉之意。乃爲觀子之深。題鏡末是樂中陶鑄語。蒙引愛之深。危其有不得其死之理。特明言使知所戒。語類然者未定之辭。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悞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委贄之始。其事孔悝。悝卽出公之黨。蓋其心不以

出公爲非故也。如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也。

魯人爲長府章第十三

條辨魯人字含蓄有主其議者矣。爲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張南軒曰。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無故改作得無示人崇利聚斂之意乎。滌菴註。勞民傷財。只在當下。說愚按魯人明明崇利。閔子只與說當下。不逆探其意而病之。題鏡仍舊貫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愚按何必改作句。風刺正復深婉。所以爲和悅而諍。陸稼書曰。固非慷慨激烈之談。亦非含糊影響之語。或問小註一言之間。既切中乎事理之宜。而紆餘曲折。又足以感動君大夫之心。故夫子稱之。沈虹舟曰。規切時事之言。從容不迫。乃如此。所謂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然在聖人。只須美其事理通達。閭閻之意象。早已默而存之矣。題鏡稱夫人警魯人也。滌菴言不妄發。正極言其發必當。



理耳亦不必坐然平日不言題鏡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謂切中民瘼國計之要也當理之謂中陳新安曰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其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由之瑟章第十四

題鏡子路不足於養夫子因一事以裁成之始終論學不專爲鼓瑟也雁瑟山之瑟某之門兩兩相形聖人當日正有無限期許在引而進之非擯而斥之也蒙引入於音樂最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失必自養心養氣始崔學臺云子路聞善斯行告過則喜緼袍不恥車裘與共綜共生平而觀之大約勇於從義而勢利不能拘何等正大何等高明張南軒曰由入室言則子路爲未至由門廡之間望則大有間矣愚按門人正當以子路自勵而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蓋以爲門人言也雁瑟室室卽從上節門字生

來四書通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蒙引非是堂一箇道理室又一箇道理子路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其所發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沈虹舟曰守其正故堅不善不入之心見其大故有車裘與共之志又高且明故緼袍不恥而聞過則喜合數處推勘體認才見得子路升堂實詣其未入於室者緣未能精義以入於神則不知道之尙有筌奧而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尤爲吾學之所以大醇而全未之逮蒙引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卽此一端亦以見其槩云又曰前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後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第十五



子張之過高門人每有議焉。子夏之過於拘謹。與諸子殊異。其過與不及。子貢蓋微窺之矣。但是從眾人較量出來。不是從道理較量出來。故取正於夫子。看夫子或有欹側偏重與否。紹聞編師也。過謂其過乎。中非謂過乎。商商也不及。謂不及乎。中非謂不及乎。師此正言未見得執賢。愚按天子全體中道。固宜開口。卽是。况本文明有過不及三字。若復含胡。則過是過。箇甚不及。是及不及。箇甚子貢見夫子不明言執賢。故再問一句。然則字從過不及字面上生出。題鏡子貢以過中與不及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沈虹舟曰。直窮到底。平日善問之法也。滌黍就常情而論。才分過底。自是勝於不及底。故再審一審。討箇真實下落。滌黍道以中庸爲至。是過不及界分。是猶字定盤針。但子貢之問。既在愈師。故夫子之答。意主抑過。猶字順文直下。平說不可。側說尤不可。題鏡頓住過字。再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意自見。

季氏富於周公章第十六

條辨魯周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曰富於周公。便見他竊據之罪。愚按富如周公足矣。而又過之者。益不惟攘奪其君。又刻剝其民。馮厚齋曰。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聞夫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語類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曰。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又曰。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



惡質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煞見得高。曰然。蒙引再求以政事之才。施之季氏。范氏此句最好。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語類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緊歛。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質義吾徒與私家相反。吾徒附於私家。將令私家得以吾徒而籍口。故正斥之。使小子攻。正使吾徒不附於私家。蒙引聲其罪。謂宜其罪於眾。使人共知之。古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亦此意。質義兩句一氣說。勿用師嚴而友親作轉。愚按責之愈嚴。愈見愛之意。若從夫子口中作轉語。失本旨矣。但於不責後不忘責之。即是轉也。

柴也愚章第十七

題鏡論四子性質之偏。不是閑閑評論。正欲矯其偏而歸於中也。語類柴也。他是箇渾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

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思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若途中遇一大盜賊。也須走避。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愚按子羔氣象。近子路。故與子路最契。看子路使之為費宰。又從子路仕衛。子路死而結纓。子羔避難不徑不竇。小邾射信子路之要。過於盟誓。成人聞子羔為宰。乃為其兄衰。此章夫子以子羔為愚。他日亦謂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兩人始終相似也。子羔之愚。不須學變通。只要格物致知。看道理到變通處。夫子誨子路以知。亦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類參也。魯魯自與不及有別。不及底恰是一箇物事。欠了些子。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處。但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又曰。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



多不專一。又曰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輔慶源曰。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愚按曾子不須學敏捷。只要百倍其功。到透徹處。輔慶源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滌參戚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功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愚按子張須鞭辟向裏。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滌參粗則欠細膩。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俗。則少文采。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蓋兼言行舉動之槩而言。愚

按子路須文之以禮樂。述朱夫子為此言時。四子總是一般氣質之偏。善变化。便能入道。不能变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沈虹舟曰。四者性之偏。氣質之性也。人欲之私。則須克治。氣質之偏。只索变化於氣質上。走失似出無心。然走失處。便不是理。便是私。非必有意。憧擾朋從也。而朋從之思。亦叢於其氣質所偏之處。如便辟不已。必將不務實。而求名。鄙彥任情。必將因遂非而成佞。惟精惟一。去私之方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变化氣質之功也。此非優游磨飭。何以能致。

回也其庶乎章第十八

滌參回也。其庶乎。與易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皆極許可之辭。顏子固身在道中。於神化處。不過一間未達。蓋幾乎與道為一矣。又曰。庶乎。自有度乎。本領不闕。貧事而憂貧之心。每易奪其樂道之心。故有不堪之憂。愈益顯其不改之樂。夫子先提其庶乎。後及屢空。語似析言。意自連。及註



所以著一又字。斷續之際。正在不即不離。下文子貢一面自與隱隱相照。愚按顏子近道。則不以貧窶動心。已不足言。所以言者。正為子貢打照耳。且不以貧窶動心。豈復計論受命不受命。子貢即受命。亦比顏子差多。緊緊接出。賜不受命。句真有失勢一落千丈強之妙。蒙引受命則不貨。殖貨殖則不受命。語意相喚應。註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又曰。世間人事若一應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又曰。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雍參子貢才識過人。如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皆屢中實證。不獨左傳所載論執玉高卑。可舉以見例也。末句雖是美中微有不足。然畢竟揚之之意為多。又曰。就他長處。欲其以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為適合。須識得聖人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孰賢。至此又並稱焉。則所以進之也遠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第十九

語類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題鏡。天子嘗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問及之。輯語問善人之名。義云。何非謂善人。別有一種道理。沈虹舟曰。人性皆善。而不得為善人者。氣質中不能有善無惡也。變化氣質。須踐迹。善人無氣質。一重隔阻。不須踐迹。以此所以稱為善人。亦以此語類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他天資既善。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輯語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不屑之謂。滙參就善人現成地。分答子張之問。質美未學。兩面夾出一善人迹。與室是。二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



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由迹而入其所  
以由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也。愚按踐而失不善學者也。踐而得由  
迹以入室學知利行者也不由迹而入則生安矣。從踐而得與由迹以入  
室兩等人觀善人之不踐迹幾乎與生安相望而差之毫釐恰現出善  
人境界聖人之言侔於化工。沈虹舟曰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所謂迹也。世  
豈有不學而進於道之精深變化者。故認合窵是空鬆須將這善充滿而  
積實則駸駸乎升堂而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章第二十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申之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聽言已居觀人之大槩。但言之有失者易為  
分別。而君子觀人要不可專以言論為據。刪正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  
論亦不可信。沈虹舟曰以篤實相士不以輕儻取人。可謂得其要領。却不

宜篤之所與者專在論也。滌參程子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用心。皆抉  
出觀人要領。作本文是字反照。若但論篤是與則不求之心不觀其行事  
可知。下面兩句都從一是字生出。條辨與便是與其為君子。愚按君子者  
乎用擬議不定之辭。緊接色莊句其側注語氣可想。紹聞編君子者乎有  
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  
云色莊互相見也。沈虹舟曰為是論必為是色。心口容不相符而言貌無  
不相應。舉論則不必更云色矣。舉色則不必更云論矣。篤也者論之莊重  
不佻者也。莊也者色之敦篤以厲者也。題鏡兩者字作人字看。就一人身  
上推敲。兩乎字原相關動。呆煞不得條辨。惟論篤是與。便恐為色莊所欺。  
愚按君子不以言舉人。蓋為此也。視其所以一章。蓋因此章之說而為之  
進一法云。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第二十一



由求問時未必先有成心。但心之所主既蘊藏而不可拔。則今日見於詞氣。與他日見於事。為總是一箇苗脉。當下必有流露處。義府由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這一回。故抑之曰。有父兄在云云。至求以此問。則見義不為無勇也。正夫子所欲告之矣。故許之曰。聞斯行之。沈虹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冉有問聞斯行。諸公西看來。是一夫子看來。是兩曰。有父兄在。曰。聞斯行之。公西看來。是兩夫子看來。是一義府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怪而問之。非此一問。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滙參赤之惑。重在答由之問。不同於求。故夫子亦側重由一邊。說輯語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樂。

子畏於匡章第二十二

匡人之難。不足以死。夫子自信得過。却慮顏子或悞犯其鋒。條辨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豈有犯匡人之鋒。而悞死者。但偶失在後。不無疑慮之情。夫

子一見。卽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喜其來也。愚按。顏子從孔子。自當視孔子為歸。忽然遇賊。相失在後。未知孔子下落。故不當赴闕。而必死。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死為重。問孔子不幸而遇害。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愚按。顏子之於孔子。其分義與常人相死。尤不同。觀子在二字可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第二十三

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錯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滙參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輔



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滌  
 亦無忌之甚矣。故詩為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異字指非常之人。說題  
 鏡曾由句固是輕二子。但不得呆說二子。致碍具臣節。愚按問大臣而及  
 由來兩下。跌岩神致自醒。滌蔡大臣固以德望言。亦須就職位看。黃勉齋  
 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蒙引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  
 以置君於有過之地。輯語才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  
 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崔曰。不可則止。是斷然必以道事  
 君。正是極言其不從君欲。滌蔡有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不可則止之力。  
 量。上下句相生。相足輔氏曰。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  
 大臣之道。愚按仕於季氏。已不能審出處之宜。日又不能盡責難之義。沈  
 虹舟曰。伐纘與則同。見於夫子旅泰山。則自安於弗救。正已之道。缺而格

心之功渺矣。愚按無不可則止。句力量。未免將就處多了。缺欠了。以道底  
 分數。夫子看二子於季氏所為從之。已非一事。故具臣二字。不是貶詞。乃  
 是二子之本量。條辨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止。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  
 氏之所為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沈虹舟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二子之節。忽焉重於山岳。奸雄之魄。直已穉於  
 雷霆。語類問由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  
 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張南軒曰。順從之  
 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  
 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  
 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而下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  
 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於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愚按不從  
 式逆。亦是從以道事君八字。分其一支一節。為具臣二字。再下一註。脚蓋



不從君欲之學問於大處留心餘事便疎忽放過此由求之所以爲山求若聖人大臣直是無些子滲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第二十四

馬厚齋曰成人有其兄而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人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餘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滙參觀其後來臨衛難而尚不徑不實則使爲費宰豈所以全之張南軒曰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曰賊夫人之子滙參子路知夫子責之是因子羔未學故曰撰此辭以對題鏡民無位人有位社土神稷穀神須切費邑立論滙參有民人自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自有事社稷之學徐仙崖曰宜於讀書爲學上轉出何必然後來見得道理外別有一種道理方與倭字合拍張南軒曰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以畜德德立於己乃可

言無適而非學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恃聰明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不可勝言輔慶源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卽仕以爲學乎題鏡學古而後入官是注中正論使夫子以是折由而由之辭自窮然令夫子以是責由而由之過反小語類子路當初使子羔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輯語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滙參夫子不胥肩與言只以惡佞本懷用是故二字當下點醒而六指已徹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二十五

題鏡提夫子燕坐侍字方有著落愚按四子侍坐以齒爲序禮也齒序之禮卽萬物各得其理之禮曉得時隨在皆學不必揀大底去學亦隨在可樂不必揀大底去做順其固然處處恰適一毫矜情躁氣無處用得此



夫子胸中早有一堯舜氣象與二三子共之矣。題鏡以吾云云是教他盡言。滙參教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顯註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味蓋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泛然說開不得。徐辨記此一章著意在氣象上摹寫。此雖未摹氣象而氣象已於言辭上見之。題鏡不吾知是自負語。輯語居則曰云云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愚按亦覺似眼下無事可做其規規於事爲之末。此亦可見滙參如或知爾云云正誘之盡言處。謂其必有以而使之言不是慮其無以也。沈虹舟曰二節精神詞氣俱是盛德中和熟讀玩味。聖人和氣謙德洒然如或遇之。這便是風浴詠歸意思。紹聞編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言其氣象之輕遽。愚按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精言子路胸中這一副才具。素欲乘時有爲。勃勃不能自遏。一聞夫子之問。便自揚眉瞬目。衝口道出。毫不推讓。紹聞編子乘之國如魯衛。愚按小國不足以展盡才蘊。故特舉子乘爲言。紹聞編攝乎

大國之間如齊晉雖均是大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此者以見其有爲之難。題鏡從攝兩大生出師旅見加之之危。從師旅之後生出飢饉見因之之苦。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說得無人承當。便好激起由也句。紹聞編由也爲之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蓋欲營霸業。恐鄰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當思其作爲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日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又曰古人三載考績。故以三年爲期。語類子路之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愚按有勇知方。不作兩項說。知方正填實。有勇句見有勇乃知方之有勇也。如此方是聖賢設施。紹聞編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



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羞霸業而不道也。精言有勇知方是一節結穴處。說得驚天動地。為率爾寫生。滙參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爾處。又集子路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語類他若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愚按。晒之要見得是與之之意中。微流露不足之意。方妙。語類求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晒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愚。愚按。曾皙初聞居則曰。不吾知也之言。便道是與已無涉。恹然自去。鼓瑟子路之率爾。夫子之晒。雖都看。在眼裏。却是三子一例。語類聖人見他鼓瑟。恹地自得。且問從旁人上去。滙參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恰似承上千乘之國。下轉語。然亦其才具所辨。只合如此。題鏡三年是報最之期。既有定期。便當按候。程功滙參說為之說。三年說可使與由畧同。同為政事才也。語類再有足民非若後

世之管商蒙引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愚按。彼時先王之制。未盡墮當於因時整頓中。見再有設施次第。題鏡再有酬知在此。禮樂未能帶言。又曰。教養原有交關處。然但有禮樂根基。未有禮樂欵條。故用如其轉關。蒙引。君子猶言賢者。賢者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精言。由言有勇且進於知方。求言足民。而必辭夫禮樂任讓之殊。則亦才具使然。陳新安曰。赤承求言之後。若徑自任以禮樂。嫌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詞。題鏡非曰二句。槩指禮樂說。不止於宗廟會同。愚按。宗廟會同。是用禮樂之最盛處。刑疏宗廟之事。謂禴祠蒸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周禮四時之朝。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邢疏會同以諸侯見王言。時見者。言無常期。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



朝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愚按春秋時諸侯見霸主亦有會同之禮。又有諸侯相會之禮。兼說為備。輔慶源曰。端取其正。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衣視布袂稱之。屬幅廣袤等焉。君子皆得服之。端衣而端名。示方正也。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異名同制。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愚按端章甫。屬下讀言願得端章甫而為相也。為相是為諸侯之相。故註云。贊君之禮者。特舉宗廟會同為言。亦似任而不讓矣。故云為小相。以示遜也。語類。二子見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驚也。又曰。二子雖似謹細。却似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嚴時享曰。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

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理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辨。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止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誰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至處。語類。曾點見三子所對。都要著力出來做。也。肚裏自覺得不足。為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看他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愚按。點只管鼓瑟。聖人見別人都說了。只得呼而問之。固已微窺曾點之異矣。或問。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



漢然若無所關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輔慶源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時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咸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爾故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愚按聖人心與理一如鄉黨一篇是也曾點之見不過知得天理隨處發見不待外求而自足則動靜從容耳陳新安曰註中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語類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初之上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便是從容灑落處了蒙引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故曰撰愚按異乎句與居則曰云云相應見夫子原問知爾何以三子亦各言其所以若點則不免有異所以難言原不是鄙夷三子而自不受居則曰七字牢

籠蒙引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自言其志或問曾點舍瑟起對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語類是無可語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都不待著力說陳新安曰曾點所言想是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或問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語類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被濯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楊巴川曰味其辭旨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輔慶源曰卽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



已爲人之意語類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問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又曰且看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思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又曰諸子不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又曰三子於事爲上見不會透今觀三子雖不盡可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爲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

功名事業都不是了又曰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又曰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是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又曰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又曰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又曰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其他理會在文集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



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所加也。語類曾點合下便見得是如此。但於細微功夫却不會做得。所以未免為狂。愚按點雖見這道理。然實際到處却不及三子。若見得理無大小正好貼貼地用下學功夫。步步上達去其於夫子之與。定當心心相照。如今不過偶然望見。說了幾句索性話。夫子與之。他心中却未理會得這與底意思。輯語三子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淵參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到得心心相照。當日喟然之與定。有未盡釋然者。惜其印證總不離三子而不能善問。以發聖人之蘊。又曰。上亦各言志。重言字令點之自言也。此各言其志。重志字見三子所言皆實有其志也。已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語類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淵參口中問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語類為國以禮禮字不只是繁文末節。是那天地自然之

理。理會得底。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都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是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上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文集不曰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陳潛室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禮字八面玲瓏。是一章主腦。夫子全體此禮胸中一箇禮之大本。包羅萬象。隨時隨處發露。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路正說著為國。恰好少不得這禮。且子路從夫子遊。豈不素講於禮。但為不能理會得這禮字透徹。淵參讓者禮之實為國以禮。禮字內含讓字。此



句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讓只就言上看題鏡不讓即非禮下句即反上句精言試看平章風動是何治功堯舜視之如無子路若果達此便自無此雄心銳氣其言不讓是全體粗暴未嘗消融為國必然任智勇不循天則不止言時欠從容非對先生之禮也語類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得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問子路就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又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又曰子路所言却是實理其言不讓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道理故夫子哂之愚按曾點異撰句既自不為邦又見夫子與已而哂由便道是哂其為邦及問哂由之故夫子又帶箇為國字說統夫子但謂由言之不讓

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沈虹舟曰子意中之不讓在率爾點聽來之不讓似在干乘故以非邦為叩題鏡安見二字直貫至也者住輯語夫子實許其為邦之才愚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亦已表出求之能讓而點未喻也故又問亦題鏡鄉大夫以下有都宮而無宗廟附庸以下有通問而無會同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而何相本無大小此大小只以禮之優劣言註所謂無能出其右也說統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灑由之故易明與點之故難徹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公案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語類問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



來又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又曰曾子之學全與曾點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學來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又曰曾點天資高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有怨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怨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一悟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第一

語類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功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曰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又曰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其理即天理也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問如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深伏於方寸之間外物終誘裏面便爲之動曰克己亦別無功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天理總勝私欲便消私欲終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問不如以克訓治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又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又曰已字與禮字正相對禮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做兩截功夫然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須著箇復禮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禮庶幾不失其則聖人之教以復禮爲主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又曰且從易見底克去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愚按以上是孔門人人可以用力底夫子不告以克已復禮爲其認禮字未的無下手克處故各尋他欠闕處答他若顏子此問乃是如有所立卓爾之日欲從末由之時夫子見他認禮已的然後告之語類克與復功夫皆以禮爲準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症下藥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功夫所以到那地頭底爲如謂之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本非

仁却須從克已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謾曰克去已私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又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無私便是仁此間不容髮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潔淨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是不病又曰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問徐誠叟說克已功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其仁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又曰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愚按顏子天資學力皆到餘有渣滓未淨故欲其猛下功夫索性把這些子一下了當去此乾道之所以爲至難非顏子不足以語此精神全在一日字此斬釘截鐵之一日不是泰然收功之一日天下歸仁便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是真箇有此理只看他克復力量如何耳所謂轉乾旋坤者於此驗之語類孔子直



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齊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與仲弓言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愚按：聖人以此大事交付顏子，恐其遜避，復下鞭辟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題鏡：此已字與上克己之已不同。上已字對禮言，是已私；此已字對人言，是自己。語類：大率克己功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又曰：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語雖切，不似告樊遲底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曾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畧，却問其目。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又曰：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聖人恁地答他，他但言語

問其目。這是箇會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垂陸稼書曰：己之根潛伏於內，禮之源渾然於中，無目之可指也。所可指者，惟是附視聽言動而見者耳。語類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賭得是禮與非禮。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功夫只在勿字上，總見非禮則禁止之，總禁止便克己。總克己便復禮。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最在先，聞眼便是聽，次之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心。又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聽是聽得外面底來。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又曰：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又曰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或問非禮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乎內者也。勿言動者。防其自內出而接乎外者也。愚按言最易出。留之以難。終難。便有檢點。而非禮可禁矣。非禮勿動。外檢其身。內檢其心。自家審量所為。合禮與否。恰如觀人者。先視其所以。再觀心之初萌處。如觀其所由。再看心之歷久不變處。如察其所安。語類眼前道理。阿誰不知。只是自盲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又曰集註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功。夫實見得是如何。這意思都說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又曰這克己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四勿亦是大綱。

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又曰顏子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滙參默識其理。含至明力。有以勝之。含至健直。以為己任。便是與上文為仁由己。兩心相照處。沈虹舟曰。明以察幾也。至精也。健以致決者。至一也。註故曰傳授心法。語類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語類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已私做功夫。上句是勢之自然。下句是做功夫處。問克己功夫。從內裏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曰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葉氏曰。目者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語類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筆。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功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



久而誠矣。四書通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語類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又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性上說。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四書通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耳。語類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又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這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終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愚按論語中說。君子欲訥於

言。君子恥其言。皆是教人發禁躁妄意思。語類類是樞機與戒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這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愚按矧字又折出一層意思。見言爲身之樞機。外之吉凶榮辱。皆與言相應。滙泰傷易則誕傷頰。則支二句對上發禁躁妄而言。是就心上謹已肆物件。出悖來違對上吉凶榮辱而言。是謹於接物。末二句總收。愚按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孝經語與夫子之言相發明。法言即禮言也。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學者當敬而聽之。語類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而言。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內而不守於外。爲不可專守於外而不誠於內。思亦不可。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却是覺得有遲速。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台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這兩句緊要是生死路頭。



蔡覺軒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哲人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語類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

仲弓問仁章第二

語類顏子是奮發而有爲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己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又曰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防捍疆土爲自守計又曰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輔氏曰不敬則爲私欲牽引害仁之體不恕則爲私欲錮蔽害仁之用敬者以理勝欲恕者以公勝私輯語出門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於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處愚按門字隨指一地偶爾出門又兼時說如見大賓是未接事物時無時

無地不莊嚴也民是易忽之人使民卽易忽之事如承大祭是無人無事不致其敬謹也語類問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今日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自任不得了又曰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愚按無敬而欲行恕往往違錯而不能自主且失悞而不自知語類世有能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沈虹舟曰恕只是善推此心而曲通此理語類如福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又曰持敬行恕雖不會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又曰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又曰處已既能



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無得而怨之如閔睢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又曰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後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問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其仁便是我為仁功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兩句又便綴著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功夫更不容別間用心矣又曰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裏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才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沈虹舟曰告問仁者多矣未有如此兩章之相配者克已復禮雷厲風行終朝變化之象也主敬行恕充滿積實逐漸光明之勢也天下歸仁邦家無怨其效亦稱是或問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

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愚按兩箇請事斯語語雖同而口氣各別語類仲弓資質溫粹則斂藏謹嚴做將去語類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文集克己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語類聖人說話隨人淺深然功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己可克也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底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沈虹舟曰仲弓本無受病於氣質之處十全大補之方可得而施愚按此猶未是十全大補蓋比之告樊遲者已省力多矣即如出門句近於居處恭使民句近於執事敬已所不欲二句近於與人忠邦家無怨使以自考近於雖之夷狄不可棄然曰如見大賓則是已有能恭之時如承大祭則



是已有能敬之事與居處恭執事敬海槩說恭敬全未有把捉者異矣曰不欲勿施則是在己已有了見地只教向外面照顧周到與人忠句才要盡心者異矣那家無怨在我者無不自盡又就那家考證與雖之夷狄不可棄方教如此堅守者異矣然則當以彼爲十全大補此猶是四物四君子之類耳

可馬牛問仁章第三

程子言箴云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牛多言而躁則內不靜專可知語類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又曰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沈虹舟曰即多言而躁一節已不能憶持於此心之入而茲其出不相其急而治之卮言庸有當乎語類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認察其言便可知其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題鏡就現成仁者身上形容滙參仁者二字須頓住

其言也認低徊想像而出語類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輯語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認則不是認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認則是仁者自認非認言即仁可知語類仁者之人言自然認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認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愚按對顏冉看則迂迴得些就他自身算來却是條近路語類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這理在這裏又曰牛問得便垂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認斯謂之仁矣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却不向裏思量只管問出外來題鏡他看得言與仁無干又看得認言甚易滙參爲仁者言其言也認其故不關乎言即爲可馬牛言使自認其言其故亦不關乎言爲之難非必事之果難乃是心上其難其慎



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  
 自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會  
 見得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做一兩句說了。又曰。己不識痛癢。得說  
 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非善惡。又曰。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  
 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必不敢容易說。亦是存得這心。  
 在。朱註發明此二句。不但解言之所以。認乃是解言認之所以。為仁。題鏡  
 得無二字。說得自然。言自不得不認。愚按。使牛自認其言。所謂從性偏難。  
 克處克將去。題鏡言漸漸認心。漸漸存矣。

司馬牛問君子章第四

馮厚齋曰。牛內憂其兄。外懼其禍。題鏡大易有憂患之說。往聖有多懼之  
 戒。君子宜有憂懼者。但在道而不在境。滙參君子字。頤住。而不字。徐徐想  
 像而出。與下兩何字相涵。方見成德自然體象。題鏡說得圓圓。便生出司

馬一問語類不憂不懼。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愚按。憂懼是牛之  
 實境。此問有驚訝之意。語類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須想所以內省  
 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註中平日所為。在內省前一層。題鏡平時之戒。  
 慎。恐懼臨深履薄。已久。故一旦臨事。不能必憂懼之不來。而自能必其不  
 疚。輯語不疚。由平日內省。在臨時。註由其故。能語次自極分明。題鏡不疚  
 則理足以勝私。是仁者之不憂矣。不疚則氣足以配道義。是勇者之不懼  
 矣。蒙引此二句。非寬之也。勉之也。愚按。君子平時憂吾德之不修。懼沒世  
 之無聞。越是臨利害。遇事變。越坦然無累。毅然不撓。非必不憂自無可憂  
 非必不懼自無可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第五

或問以傳考之。桓魋嘗欲殺宋公。又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頤子  
 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愚按。開口云。聞之夫子。便句句是侃



侃正論無一句寬慰套語。有命在天。本宜在後面說。因牛之憂。急在然眉。故先下此二語。亦周公管蔡之意也。當其任則討之。而不為過。不當其在。則聽之。而不為愆。語類。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若有一人為之主宰。然蒙引。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輯語。急下敬而無失二句。以聖賢相責。不是一味付之數命者。伊川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語類。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饒雙峰曰。恭而有禮。是致恭。又能中節。題鏡。四海二句。緊跟敬恭來。見得聯踈為親。化暴為仁。全在我之敬。恭。沈虹舟曰。此則在己。有造命之權。滙參末句言。但患不能敬。恭。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憂。而責以修其在我。說統踈者。尚可親。况親者乎。愚按。盡道而兄弟終不化。乃真是天命。亦不徒患舜封象。而使吏治。周公誅管蔡。但處之合宜。則已耳。沈虹舟曰。講氣數者。安命。講義理者。造命。理數不同。而均為天之所付。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故。既以堅其順受之心。行有不得。反求而天下皆歸。亦無歉於友恭之量。但安其氣數之命。而不盡其義理之命。終為暴棄之庸人。欲盡其義理之命。而不安其氣數之命。終無怨尤之君子。

子張問明章第六

輯語。子張務外好高。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語類。譖是譖人。是不干己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語類。懇是懇切。已底事。才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齊氏曰。膚受芒刺。痛癢立見。饒雙峰曰。浸潤緩不及覺。膚受急不及詳。蒙引。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或。或問。以二者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集解。不行焉。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者。不能。故曰。明。輯語。



夫子果此二端詞繁不殺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存疑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集解非明外有遠乃明到極處即是遠而明到極處止即其不蔽於近而得之語有兩重理歸一致

子貢問政章第七

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然則為政之設施子貢之所明也此特告之以君民上下一體相關之誼凡政者理民而已矣理民者必教之以孝友睦婣在恤使之相生相養守望相助然欲其相生相養則在上者先為之足食欲其守望相助則在上者先為之足兵或閭制其田里薄其稅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武備飭而足於兵矣愚按方其足食時便愛民如子而謀所以相生相養之事足兵時便與民相依而謀所以守望相助之事其所以入於

民心者素矣及至足食足兵之政成而民信已孚則孝友睦婣在卹之教行民親其上如父母衛其上如頭目心腹尚何離畔之有沈虹舟曰三者更打成一件不得又自成一件事不得三者備雖百世無患可也然不推到盡處則無以周天時人事之窮而立天經地義之極題鏡必不得已是三素不預備而變起倉猝者愚按如武侯受任於敗軍之際圖成於危難之間李伯紀當強兵壓城徽欽內禪之時不得不思所以為計存疑寇敵交侵饑饉洊至欲仗信守城則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警竭不令民出粟兵又餓食而散亡必當去其一黃轡五曰子貢亦知三者不可缺一但於平列中較其輕重之理故商所去問去得底正是問去不得底不可倒認了主意或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松陽講義當此時勢只得先去籌畫糧餉同結人心去兵



亦非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假補。戈矛車甲之敝未假修。蒐苗獮狩之制未假講。愚按前必不得已。子貢亦斷定信不可去。至更必不得已。去信則負心。去食則喪身。身既喪。信亦何濟。此人情之所以難守也。子貢亦知信終不可去。特假夫子之言以取決耳。或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輯語此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到此一發必亡之勢。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去。故又我下二句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或問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於天地之間。語類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沈虹舟曰。世有無信而兵食及以為盜賊之資。與夫矢盡糧竭國亡而生氣不亡者。一部十七史與亡成敗之故。俱於數言包之矣。金仁山曰。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未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滙泰

人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腦尤在兩民字。始而足食足兵。固為民計。即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亦是為民計。愚按自古立國。原以扶植人紀。處常處變。總奉此意為主。程子曰。非子貢不能為此問。非夫子不能為此答。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第八

說統子成提君子說。見轉移世風。在君子身上。愚按君子有主持世教之責。而兼有其心。題鏡質文在持身涉世上說。說統玩而已矣。何以為語氣直恁斬絕。愚按惜乎字貫夫子之說四字。蓋說字已涵兩層意。所以可惜下七字正申明其意耳。滙泰其說所以可惜。正以其君子有維持世道之意。使言無關輕重。則無足惜矣。愚按也字任而不任意。善說未善。有駟不及舌之悔。豈不可惜。達說天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文猶質也。二句泛言文質不可偏廢。下二句以廢文之弊。言語類無世間許多禮文。如何辨得君子小人。蒙引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輔慶源曰。皮譬則質也。



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去。文。存。質。猶。去。毛。存。皮。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以。辨。矣。沈。虹。舟。曰。由。子。成。之。說。似。與。林。放。之。意。為。近。然。必。曰。君。子。儉。而。已。矣。放。之。所。未。安。即。夫。子。之。所。未。安。由。子。貢。之。說。似。與。文。質。彬。彬。之。意。不。謬。然。謂。之。質。則。已。先。文。而。立。謂。之。文。則。已。附。質。而。生。愚。按。兩。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語。類。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舉。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第九

崔曰。此章問答皆從年饑上籌畫。馮厚齋曰。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所以用不足也。孫辨年饑則不但君不足。民亦不足矣。註解為國用者對下吾猶不足。吾字看來。解足用為加賦者對下

二猶不足之言看來。口中問如之何。意中自己已有箇如之何之法。欲有若替其成耳。朱註發明先王定徹法。原將國用通局。打算過並無不足處。後來人主侈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用愈易。終不濟事。故盡徹之言。正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說得節用二字。出滙盡理。固如是。但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字尚虛。自是照末節說。本節只合云。先王何以行徹而用自足。今人何以不行徹而用轉不足。何不仍行徹。留下文問答地。語類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自此遂以為常。輯語宣公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愚按上節公欲加賦以足用。問意向含蓄。不露邊際。故據理而言。勸之行徹以厚民。語意亦含蓄。不露邊際。但非節用如何行徹。此意不言自見耳。題鏡公意方欲加二之外。對曰行徹。反欲減於二之中。故訝之。輯語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題鏡前如之何是商確之辭。此如之何是怪異。



之辭。輯。詆。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又。曰。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是。行。徹。中。轉。語。條。辨。就。徹。之。所。以。通。所。以。均。看。透。則。公。田。私。田。先。不。分。勤。惰。豐。儉。則。以。入。計。之。以。出。計。之。而。君。與。民。更。有。何。足。不。足。之。異。乎。范。華。陽。曰。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條。辨。分。田。以。厚。民。制。祿。以。濟。用。一。時。兼。舉。彼。此。上。下。各。得。分。願。紹。聞。遍。征。歛。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歛。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爲。足。乎。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猶。言。虞。人。反。喪。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也。愚。按。公。曰。如。之。何。固。是。欲。普。例。加。賦。但。民。間。不。無。貧。富。取。之。富。民。者。實。取。之。貧。民。者。徒。有。其。名。而。已。公。意。中。却。從。富。民。起。見。殊。不。知。年。饑。用。不。足。正。由。稅。歛。以。故。貧。民。無。力。地。有。餘。利。所。致。宣。公。初。稅。畝。時。未。見。其。弊。至。今。日。而。病。始。見。

至他日而病將何極。且今所謂富民。不過勤儉之輩。稍有餘蓄耳。摧折而爲貧民。亦復至易。蓋徹之對。是爲哀公。迫切補救之急圖。是故由有若之言。貧民可轉而爲富。由公之言。富民亦化而爲貧。而君國之利。病因之矣。此徹之所以當行。而加賦之非算也。况加賦則貧民先受其擾。而死亡流離。將來君國愈不可支。可不念乎。輔慶源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行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沈虹舟。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徹法之壞也。民無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之誠。上之人。乃一變其法。而履畝而稅之。既已稅畝。井田誠。可不用。而徑途道路之間。往往有細民。隱占爲田。而不輸官租者。再逐一。釐其奸弊。而阡陌之制。隳矣。坐使黃帝以來。數千百年。經書封殖。迄於殷。



周而成治地莫善之良法一旦盡廢故春秋書曰初稅畝甚惡乎其變法之始也使從孟徹一言是時復古何難大道之衰也人各營私君營其私則不顧其下民營其私則不顧其上致先王之良法滅絕而不可復收雖欲不歸之世運得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第十

義府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不知在何處尋討題鏡德本於性惑生於情心統性情一是還吾心所固有一是去吾心所本無義府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築起加培益之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主字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是剗脚處徙義是進步處忠信是基本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又曰子張是於張不務實底人夫子告之欲其收斂著實做功夫張南軒曰二者

相須德之所以崇也義府辨惑如徹蔽須先知其所為蔽處語類常人之情愛人惡人只是愛之惡之未至於欲其生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間用心過當故因其失而救之題鏡或亦多端愛惡其例欲其生死方是惑生死亦其例或問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惑乎蒙引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題鏡例舉其所以惑而指點其當辨意即在一是字中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第十一

景公席富強之勢與晉爭霸而忘其國恤問政之意未必不向事業恢張處結想張南軒曰政以叙彝倫爲先輔慶源曰君臣父子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經政事之本題鏡上君臣父子指其人言下君臣父子指盡



道言四字叠用。是循名責實意。輯語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根本却在自盡。題鏡須講得成敗廢興。關係凜然。方得告戒之旨。景公云云。隱然見不可自恃。其一國之富。玩吾字大有自危之意。范氏曰。禍莫大於知過而不能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所以亡也。饒雙峰曰。景公自不盡君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盡父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或問景公。審能說孔子之言。而釋之。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第十二

片言可以折獄。是夫子憑空撰出。天下最難平者。訟者之心。而尤難於服人者。折獄之時。故折獄爲難。而片言折獄尤難。說統折是折服之折。蓋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折獄。謂出言方半。而訟者之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只是快其不費辭說底意思。又曰。非以言折

之也。以心折之也。輔慶源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蔡覺軒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滙參忠信。明決。是可以二字骨子。愚按。先懸此一種境界。而以子路實之。其表之也。至矣。題鏡此非子路實事。特決其可以如此耳。輯語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才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又曰。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滙參無宿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身體會。而出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精言諾。則必行。更不游移。此可見其忠信。一諾即行。更不留待。此可見其明決。輔慶源曰。片言折獄。非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先也。



聽訟吾猶人也章第十三

沈虹舟曰看子路片言折獄設之以誠行之以果即此知聽訟之良亦不可於智取術馭中求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然必如大人之自昭明德以新其民才得形著動變躋登刑措之治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以深顯夫使民無訟之難滙參必也字乎字為善聽訟者進一籌論語測聽訟者聽在訟後使無訟者化在訟前或問小註看必使意夫子隱然有追思三代之意與大學不同題鏡所謂使者潛孚默化平日之道德齊禮隱然可思范氏曰經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此無訟之道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愚按教養意須融在德化內說

子張問政章第十四

子張才高意廣往往以二帝三王之事為必可行不患無以居之只怕意

思倦了便苟且遷就於功利夫子言居之無倦是為忠字注脚盡已之謂忠倦則分數減少而不忠語類居之無倦是要此心常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是事事要著實註云表裏如一謂裏面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愚按此是信字注脚沈虹舟曰居之倦雖以貞觀開元之盛不能善其終行不忠雖以周官周禮之全亦足階之亂愚按兩句迴環看行之忠而心已倦則末路或反前所為居未倦而行不忠却是真心要為治而不肯細心則不問人情不問土俗只恁莽然行將去却大害事兼之者其周公乎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便是居無倦底樣子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云云便是行以忠底樣子

君子成人之美章第十六

題鏡須從君子之美說到成人則成人處便有水乳交融之妙註誘掖獎勸誘是以言導引掖是以身挾持獎是許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四書通



誘掖迎之於未成之前。獎勵作之於將成之際。張南軒曰：君子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鄭舜舉曰：君子視人之惡，猶己之疾也。故規諫撻覆以止之。張南軒曰：小人幸人之有過，而嫉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黃勉齋曰：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忌刻詆毀使不得成其善。沈虹舟曰：有媚嫉之私，有比匪之合，故反是。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為惡，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為善，君子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韓語、磁、鍼相引，冰炭相違，誠也。章內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又曰：

儔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必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第十七

胡註：就康子身上，看出不正意，是章內眼目。集解：政者正也。且虛說政之所以得名，愚按循名責實，一毫不可假借，意已在其中。集解：子帥以正，二句方就康子身上說。范氏曰：表正則影正，君相者天下之表也。條辨曰：子帥固，有身先作則意曰：以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敢字，即從整齊嚴肅內生來。

季康子患盜章第十八

紹聞：繩季氏以百乘之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菅僕，都庶其菅，卒夷邾黑肱，諸叛人。曲阜之下，幾為盜數。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盜與季氏所取不同，而欲同也。輯語：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楊氏曰：欲民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不欲，以身先之而



已輔慶源曰。上不貪欲。則民視之。亦知以是爲貴。謝氏曰。介甫云。俗之所榮。罰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爲也。反身以善俗而已。輔慶源曰。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輯語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語意自直截分明。又曰。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苟子之不欲。雖餓死亦不竊。

季康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第十九

康子不能爲身先之化。是以民卒不從。不以法制禁令爲事。既而民之侮法犯禁。機械百出。情形真有可惡者。康子所以激而欲殺也。滙叅發。孔子爲政三字。極森嚴。愚按殺者不得已而用之。他人或限於地位而有不得已處。子既爲政。則一國之氣機。提挈在手。自是焉用殺。義庭康子才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爲善人。吳氏謂康子殺心如火。孔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或問政者上

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愚按云。政者上之所趨。則欲字即於政中見。但未指言善民之政教法令耳。題鏡而字語氣極自然。有必應意。有即應意。語類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題鏡欲善民善。只是焉用殺意。君子三句。又只是欲善民善意。輯語三句說上下感應之理。順速易效。德指君子小人之位。以分誼言。愚按既有分誼。即藏氣機。故曰德題鏡風草二句。且分說。未句方合說。愚按君子未便是風。因草而喻之。以風小人未便是草。因風而喻之。以草雖分而具合之理。題鏡末句將小人字換草字。將君子字換風字。如云。以小人之草。而加以君子之風。豈不偃乎。滙叅只亦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懸隔。愚按康子不得已而用殺。何其難。夫子說欲善民善。何其易。走難路則愈難。桀紂之世。親戚畔之矣。走易路則愈易。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矣。爲政者何可不審於其路。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第二十



語類行得無窒碍謂之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滙參與問行是  
一般意思。既名曰士自不可以不達。然不問何以能達。而問何如斯可謂  
之達。便只問得外面事。題鏡不先破其所見。則子張終以聞爲達。夫子知  
其所認爲達者必誤。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說統一章精神全在  
這一句。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滙參子張口中問達。而平日精神都倒在  
名譽上。誤認聞即是達。故一經反詰。便應聲如響。又曰。子張隨口舉似夫  
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愚按。須先將達字立定。然後將聞字  
剖辨。見得全不干事。題鏡聞者。使彼聞我達者。自我達彼。義府字義固自  
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僞判焉。愚按。夫達也者。此句喝得醒。則節內字字。皆  
實質是紫色。無粉飾。語類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蒙引人之質直。皆是心  
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  
語好義。語類質是質實。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

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好義是那質直好  
底。有那質直粗底。又不好義。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功夫。沈虹舟曰。猶恐  
已之質直好義。有未是處。在我不覺。在人必覺。人不欲我之覺其覺。而不  
能全自匿於言與色之間。但我非我粗心浮氣之所能領。故須察。故須觀。語  
類此是實要做功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  
是。今有人自任己意。做將去。便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  
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功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  
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紹間編虛以下。人有時忘了。非下人也。故  
以卑以自牧。釋之。卑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自養也。集解觀察就接物言。  
惟恐己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己言。是而不自以爲是也。輯語此三句。只鞭  
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直到下二句。方跌出  
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語類此是退一步底。只做自家功夫。卑遜篤實。不



求人知。一旦功夫至到。却自家會達。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滙叅所謂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也。語類子張只去問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愚按夫聞也者。賜開見得。句句與上節反背。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則是仁。此人以色取之。而行則達之。語類這是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填不足。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面。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盡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沈虹舟曰。此種人若遇識者。機關立破。然以庸耳俗目之衆也。於粥若無能者。而不以為能。於枵然自大者。而真以為大矣。語類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又曰。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子張病痛處。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問他是有箇忽畧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畧。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第二十一

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矣。未有記其問之所者也。此獨記其從遊於舞雩之下。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沈虹舟曰。學然後知不足。遲自覺德不長進。慙且日滋。而惑亦多端。故發此問。又曰。一簣吾往。精進不輟。崇德之意也。人生好處儘少。不好處儘多。慙者私之藏於念慮者也。惑者私之依乎氣質者也。慙之行不止。是貳過。故須修惑之滋。豈直是遷怒。故須辨。總以崇德作頭腦。蒙引三者皆是心上功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所蔽惑。則辨之。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題鏡事與得。須即就崇德上說。又曰。人只有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這一事定。是不到頭。如何有積累之功。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正如韓信背水。陳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語類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



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這○意○思○便○卑○下○了○凡○人○若  
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  
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了○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  
輯○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功○夫○不○是○成○效○愚○按○惡○兼○顯○微○遲○問○修○慝○以  
為○惡○之○顯○然○者○可○攻○而○惟○慝○匿○於○隱○之○間○只○得○漸○次○搜○剔○可○以○用○修○而○已  
夫○子○以○為○緩○治○惡○便○藏○匿○須○是○於○攻○治○之○法○更○逼○進○一○層○輔○慶○源○曰○常○情  
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  
惡○只○自○檢○點○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愚○按○非○但○不○去  
攻○他○人○正○將○常○情○攻○入○惡○底○嚴○明○處○翻○轉○過○來○用○之○以○自○攻○其○惡○則○無○暇  
攻○人○之○惡○矣○豈○不○是○修○慝○之○法○蒙○引○一○朝○之○忿○暫○時○之○忿○也○愚○按○當○其○來  
時○若○不○可○忍○耐○事○過○則○亦○已○矣○故○名○為○一○朝○之○忿○正○是○不○妨○耐○過○處○輔○慶  
源○曰○忿○心○所○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人

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辨惑者當懲其忿愚按知此爲惑即所以辨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第二十二

樊遲問仁於此而三矣一則告以居處恭云云語平實而簡當乃普例教  
人之語一則告以先難後獲箴樊遲之失語親切而犀利是樊遲及已可  
用心處而未有若愛人二字之渾淪而廣大者意夫子此時適有念於大  
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而遲之問恰觸其機故即以愛人告之不復計遲之  
能領否也此二字是徹上徹下語大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小之  
則當下便有所以用其心滙悉宜於愛人句截住而以次重問答作不了  
語勢陳楹曰想因愛人二字說得渾淪遲自揣無下手處故問知意欲從  
知上識得愛人頭緒愚按子曰知人亦是徹上徹下語精之則知性知天  
後不徧愛人而急親賢粗之則一人一事之鑑別亦當下即有所以用其  
知語類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用告遲而不告之以體用



即在體中流出說用則體在其中矣。愚按此一時夫子意中早已有舉直錯枉二句之理。躍躍言下矣。但遲當時問知原求愛人句欲識一箇下手處。今知人二字依然未易領。畧轉又添了一重疑障。昔宰我信道不篤而憂仁之害於知。此却疑知之悖於仁。意在許多枉者未易處置上。滙參遲於愛人下。復聞知人一語不覺心中打一鵲突。遂於臉上微一沈吟。此時未達直從夫子心眼中看出。愚按天下只有不知之為蔽。安有分析過明之弊。遲於道理上未透。夫子更以徹上徹下道理曉之。輯語此章疑辨處都在知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碍於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舉錯是兩件。然此重在舉邊。白文枉字上加箇諸字。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愚按愛人之事全靠知人做出。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意重舉直可知。此章末節子夏亦提重舉臯陶伊尹。輯語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語類每

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滙參舉錯是知而所以舉錯之故。原是仁知由仁出也。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知知以成仁也。知以成仁意宜渾融為得。但來脉於即離隱躍之間。亦未可全然脫却。愚按此是聖人一滾出來底事。非樊遲所可及。夫子以之告樊遲者。以為聖人既可一滾出來。則學者亦不妨分頭用功。而無疑於相悖矣。題鏡天子因遲意未達於知人下。畧停一會。便接此二句。遲不知夫子揣其未達而解之。直謂知人下足此二句耳。夫子解遲之疑在此。樊遲猶未達亦在此。語類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愚按遲未理會得。夫子已融入問仁固也。其實夫子兼仁知而言。乃聖人之能事。非樊遲所及也。遲若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則天子之不止言知亦解矣。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專為知者之事。解。卿也。問知句對下富哉言乎。



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解何謂也。對下舜湯節遲問兩意。子夏答亦兩意。愚按雖曰兩意其實相因成一串。故子夏直以舜湯節解富哉言乎。但使遲達却能使枉者直之理。而夫子之不止言知亦明矣。精言歎其不止言知。就言中見得道理包含無盡。題鏡須從上文二句涵泳。則歎字虛神富字實際並到。滙參子夏非有心破他專為言知之疑。只歎想子言而遲之疑。已可自釋。題鏡富哉句。虛下節正見子言之富。古來帝王治天下之道。皆不外此。須帶定富哉句。輯語大學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此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也。愚按朱子嘗言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觀此數語。想見舜湯之舉。真有提袞挈領之妙。或謂今日即有舜湯而無臯尹。可舉則如何。不知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更舉天下第一流人物。自然四方響應。為臯陶者亦易為力矣。湯以三

聘感伊尹。學焉後臣。雖人才與世為污隆。然有如此誠心。如此大量。早與天下人心相感。為伊尹者奉法順流。為之而有餘矣。故知從仁出。乃見主腦。況以天下之大。天地之所篤生。何可限量。自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其人者。出而任天下之重。所謂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確有是理也。滙參指點倡歎。全在兩矣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迴氣合。仁字自津津。隱躍心口間。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通非必有心發覆。愚按康子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告以子欲善而民善矣。與此同一神應之妙。凡世人所以棘手處。聖人所以從欲處。只在一反覆手之間。陳楹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看此一節。知人洵非易事。然則舉一人以化天下。惟動丕應。後志宜乎非遲所及。愚謂聖人之言。人人可用。豈有樊遲獨不可用之理。只用之有大小不同耳。楹因曰。夫子問子游。女得人焉爾乎。恐是此意。曰。然。大約聖人看道理。觸處皆有提袞挈領之法。故所向洞然。



隨其所措無不綽綽有餘裕惟此之故耳地分至此猶云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恐有些微未到處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看聖人是何心胸

子貢問友章第二十三

朋友以義合者也子貢恐在已有不盡其義處故問友語類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愚按告便不肯自處於不忠然尤須忠告始得忠是告時懇款之至意題鏡告非難忠為難語類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導得善始得或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題鏡若過於慷慨憤激雖有忠告之心而無益故必出以從容異順曲以盡其忠焉饒雙峰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友道也滙參看來忠告

為通身主腦有忠告之心方好用著善道合看內外兼盡盡此忠也即通下截不可則止看始終善全亦此忠也又曰上截說友以輔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見義字不見合字便似不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好則上截輔仁亦何煩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為合下截不以數而見疏亦是合子貢本自問友合兩截看來正恰遂一友字分量愚按無自辱焉自全以全友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孔子且然况學孔子之道者乎

君子以文會友章第二十四

蒙引君子先白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愚按天文何為者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克己復禮為仁然則本欲為仁故博學於文而博文約禮其中正有講貫在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詳說則何能約之於禮而克己復禮為仁乎但泛然之講我無所資於人人亦



無所資於我。此等文不足以會友也。君子之文，乃所以為仁之資。凡有事於為仁者，以其講之親切而會而參互考訂之益，於是而日深矣。故曰道益明，道即為仁之方，得友來會，講得益發，歷落分明也。如此而所會之友，斷無草草罷休不去，做功夫徒做說話過了，竟至鶻突一場之理。紹聞編會友講習，正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蒙引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勸而善而德日進也。滙叅本文語勢，以友字為中間樞紐，以文為緣起而輔仁為歸宿，一線穿成融洽分明。愚按註語偶用對句，而義實融通，不必謂是劃然分開兩兩對待。四書通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有講學輔仁之功。愚按上章是交友之道，此章是求友之道。

四書釋論語卷之六終

卷之六終



